

資治通鑑

六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贈殿學兼翰林侍讀學累擢舉秀才第累官國子司業

食實封督賜勳勳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六十五

起上章敦牂盡夏維單閼凡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駿懿道

大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爲天平

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贊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官者植與之叙宗姓上賜元贊寶帶元贊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

植親吏董倅下御史臺鞫之盡得植與元贊交通之狀  
再貶常州刺史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  
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  
白敏中判延資庫 盧龍節度使周琳薨軍中表請以  
押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爲留後九月丁酉從  
之 党項爲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  
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州司馬溫裕歿之  
子也 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蘭真將兵於雞項關南  
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  
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罷字燭盧鞏  
力將兵據鼙牛峽以禦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

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竈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爲不用之人不爲敗軍之將稱疾歸鄆州竈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鄆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間婢婢弃鄆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鄆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削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爲戲焚其室廬五十里間赤地殆盡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平章事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爲京西招討項行營宣慰使以盧龍留後張允伸爲節度使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並兼招討

党項使 吏部侍郎孔溫業自執政求外官自敏中謂  
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溫業歎  
之弟子也

五年春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  
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  
拔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  
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爲沙州防禦  
使 以兵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休肅之子也自  
大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  
達渭倉者什不三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  
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上頗知党項

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黨項不勝  
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綏節度使自是  
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  
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  
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分遣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爲  
司空同平章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南北兩  
路供軍使兼邠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  
爲將佐許之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爲左庶子  
充邠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爲右庶子充節度副使  
伸係之弟也初上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  
薦鄭顥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

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  
尚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顥必  
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  
左右於禁中取小檻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  
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檻函於佛  
前焚香事之敏中軍於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  
項九千餘帳於三交谷敏中奏党項平辛未詔平夏党  
項已就安帖南山党項聞出山者迫於飢寒猶行鉗掠  
平夏不容窮無所歸安委李福存諭於銀夏境內授以  
開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爲惡一切不問  
或有抑屈聽於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場或復入山

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租稅鄰由邊將貪鄙置其怨叛自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 吐蕃論恐熱殘曆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衆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爲國城請唐冊我爲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承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爲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爲邊患會夏雨乏食衆稍散

纔有三百餘人奔于鄆州。六月立皇子潤爲鄆王。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  
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  
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  
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  
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  
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爲罷役今所復之  
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  
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  
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  
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

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麤之  
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

八月

白敏中奏南山黨項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  
并赦南山黨項使之安業

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

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

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戊辰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

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

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

之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贊

弘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制以黨項旣平

罷白敏中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貶左驍衛將軍。

六年春二月王贊弘討雞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

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  
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  
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  
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鬱弓待之潼屏  
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  
弓射二百步令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  
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贊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  
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三月敕先賜右衛大將軍鄭  
光鄴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  
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盡一今獨免鄭  
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敕曰朕以鄭光元

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爲西川節度使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裴平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爲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景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六月壬申先以誠爲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 雍王漢薨追謚靖懷太子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

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爲河東節度使業  
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暮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成  
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爲副使宦徧詣塞下悉  
召酋長諭以禍福禁唐民毋得入虜境侵掠犯者必死  
雜虜由是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  
人訴於鈞鈞杖其爲首者謫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  
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 八月甲子

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僚寇昌資二州

冬十

月邠寧節度使畢誠奏招諭党項皆降 駍衛將軍張  
宜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戶

十一月立憲

宗子惸爲棣王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

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七年春正月戊申上祀圓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脊一折法杖十杖醫一折笞五使吏用法有常準 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邽閨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鄭光歷平盧河中

節度使入朝上與之論爲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使奉朝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八十八萬餘緡鹽利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 上自即位以來治弑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丙申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擒餘黨流竄已盡其餘族從踈遠者一切不問 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貞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久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

足矣叢僧孺之子也久之叢自司勲貪外郎出爲睦州  
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旣謝前言曰臣所服紺刺史所  
借也上遽曰且賜紺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紺紫衣數  
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紺紫爲  
榮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爲不可以官  
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爲  
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  
封其餅以進敕使還上責之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  
謫配恭陵 立皇子洽爲懷王汭爲昭王汶爲康王  
上猶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爲誰曰李  
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入軍家索之竟不與